



记忆深处

旧物

□叶知秋

小时候踮脚开锁、推开木门的情景浮现眼前,那样的岁月啊,像是重生了。

跟木头打过交道的人,都知道老榆木的脾性。

敦厚、沉重、纹路清晰、筋骨铮铮,抚之,有一种生命感。

有次,闲逛花鸟市场,在一旧物店门口,看到很多旧牛槽,旧柜子、旧椅子,在日暮稀薄的余光里,个个都牵扯着脑袋,灰白、没精神气地散落着。

人都生有旧心,旧情也总是难却。

逐一一样地看过去,看到最里边时,竟有一大摞老旧门板摞在地上,都还带着铁门鼻和锁扣子,顿时惊呆了,心里更是唏嘘不已,原来从前我们各自家里的门都在这啊!它们竟然都还在。

小时候踮脚开锁、推开木门的情景浮现眼前,那样的岁月啊,像是重生了。

门上的铁门鼻、铁门扣被磨得锃亮,成年累月的触摸,汗渍把它们浸透了,少会有会生锈的,门板也还成型,俨然能用一样。再认真地看了,几乎都是榆木的,也有枣木的,有的榆木门板已出现了一条条独特的风化纹理。

这些不知道经过了多久少年风烟的老门板,吱吱呀呀地陪着主人度过了半辈子或一辈子的时光,现在,

人们讲时髦,就把它们换成了哐当哐当响的朱红色大铁门,风一刮,一夜都安生不了。

我自己家里的老门板也已失踪好几年了。

大概是六年前,父亲把家里的十几个门全部换成了红色的油漆门,除院门是朱红色大铁门外,其他的内屋全是暗红色的木门。这样,整体看起来气派了不少,可我回去后敲了敲那九个木门后,不由就蹙了眉。果不其然,有一次,父亲喝醉了,和母亲怄气,把一把椅子撒气摔在了木门上,木门顿时被砸穿了一个大洞,就像对着一大张纸扔了一个石子,纸立马就被洞穿了一样。

父亲酒后也料不到是这样的结局,他嘟囔着说:跟纸糊的一样。

我后来也问过他,以前卸下来的老门板都哪儿去了?他说:不值啥钱,三文不值两文的都贱卖了。

我就笑话他得不偿失,把用了几十年,怎么摔打都不坏的老榆木门板贱卖了,花高价买来的门连一张凳子都禁不住。父亲也愕然:看着怪好哩,谁知道竟是个绣花枕头。我叹气:前后两张皮,中间不过是些锯末,可不和枕头差不多吗?再想当初家里的榆木门板那可是出过大力气的。村子里的本家们,谁家有个红白事,因为灶间的两张门板轻

巧又结实,就都卸了去,长条凳子两头一放,门板往上一搭,两张搁置米面粮油的桌子就成了。

门板一直被用到亲戚们全都送走了,本家的所有老人、叔伯兄弟、妯娌、孩子们一起再吃个剩菜烩成的大锅饭,末了每家再装上一盆鸡鸭鱼肉堆就的剩菜,这才将门板还回来,板板正正地安在门框上。只是,这时的门板,浸了油的缘故,油亮油亮的。

要是现在的红漆门,估计就承受不了这般的恩宠;要是铁门,估计也没人借用,太沉了。

仍转回到眼前,一摞子门板还毫无生机地堆在地上,不知可有我家的那几块?

人在往前走着的过程中,总会无可奈何地丢弃一些东西,那时谁会知道失去的竟是以后会后悔、会怀念的呢?

抚摸着这些老门板,榆木的纹理在手里凹凸不平,仿佛抚着了山河岁月,抚着了往日种种,随后听到吱呀一声,面前似缓缓打开了两扇门,我从这门里,走进,竟走到了小时候。

小时候,灶间的两扇门是榆木做的。原本门框就小,所以两扇门也小,并不太沉,母亲怕我们饿着,门扣子留得也长,饿极了,我们一推门,门下边出来个空隙,刚好够个小身子钻进

去,然后拿出馒头我们姐弟俩就在院里的木桌边吃了起来。

家里的门窗共经历了三次更新,少时堂屋的门刚做成时就刷上了红漆,所以我识不得它的木材,几个里屋当时都流行挂布帘子,唯一值得我惦记的就是灶间的这两扇榆木门。

榆木用的是房前的大榆树,那榆树年岁比我大,笔直,且有直冲云霄之大概。锯它的那年,我上小学三年级,家里起新楼,要用它做门,看中了它木质坚硬,能耐岁月。

我不知喜忧,看着它被四个人用一米多长的大锯锯到轰然倒地,继而分崩离析,化身成与我日日相触的两扇门,吱吱扭扭地响在了无知的岁月里。

并不是一定要思念旧物,而是某一些瞬间,忽然就想起往日种种。如今夏我回家时,恰遇暴风雨,那朱红色的两扇大铁门,兀自嘎咚响了一夜,乡间的夜,竟也无法宁静下来。不由自主就想到了往日用的木门,敦厚、结实,耐用,一律的原木色,显露出木头天生的纹理,看着熠熠生辉。

最近想寻块榆木门板做桌子用,以延续旧情。既然不能忘,就做长久打算吧!

(作者地址:南阳市宛城区)



诗语

厨房里

□封延通

谁会痛惜那些即将死亡的种子
谁将欢呼那些越过寒冬的绿叶

有谁会指认旷野里的法则
不只会旷野

悬崖边,巨石间,溪水旁,
室内的枝干上
低低的忍耐已然烧起来

所有的植物都是道德
所有的动物都是仁义

(作者单位:西峡县文广新局)

一场雨后

□杨静

我是否变得轻灵而通透
一场雨后
草丛中蟋蟀争鸣

湿漉漉的地头
新露出的花生满脸委屈
它们并排躺在一起
嘲笑着彼此短暂的过往

窗台的杜鹃已褪去最后的花容
一盆残败的指甲草
降低了我对生活的期望值

好多夜晚,我置身其间
凝神,侧耳,有声音说
你所见的像你一样虚拟而不存在

真的抱歉,我不能随意地返回时光,
更多的雨,来自体内
而万物静寂,只有月光
哗然从屋顶流泄 ⑦3

(作者地址:南阳市卧龙区)

秋令

□文香婵

一片残叶
凋零了深秋彷徨
一弯新月
抚慰了山间叹息
秋水潺潺
敲碎了秋的寂寞
枫树何欢
临摹了秋浅秋浓

风起秋尽
落在眼中 落在心上 ⑦3

(作者单位:南阳宛运集团)



都市情思

霜降

□于杭

这如霜的白发,就是人生的霜降吧。

霜降,和所有的二十四节气一样,名字都带着诗意和温度,抑或闪耀各自季节的光辉。

霜降是秋天最后的一个节气,如同岁月莽原上的一架高山,翻越它就是别样的景色。在这边是秋风起北雁南飞,是碧云天黄叶地,是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的仲秋,是“袅袅凉风动,凄凄寒露零”的晚秋。越过霜降的界碑,就是“肯信今年寒信早,老夫布褐未装棉”的冬天,纷纷扬扬的寒意就不远处等着了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霜降的到来,也许就是一年之间草木荣枯的转折。有过农事经验的人都知道,霜降节气之后,曾经郁郁葱葱的红薯秧、丝瓜藤一夜之间白霜过后,全变成了光秃秃黑黢黢的梗

了。霜的威严,之于草木是没得商量的肃杀。一句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正是霜降之后草木凋零的写照。大约也正因此,经霜不败的菊花,才有了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的美名。

人们常说“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”,也是以霜降为界聊以自喻的。一世的青春荣华,经霜一打如同凋零的草木一样风光不再了。只可惜,草木还有来世,有着“一岁一枯荣”的生命周期,而人生却没回头路,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。

总觉得人生岁月和草木四季还是有一比的。如果说夏至而立之年,立秋是人生的不惑之季,那么霜降可算是“知天命”之年了。可不是吗?经历了桃李春风的青春年少,经历了风雨兼程的人生壮年,经霜一打斗志全无一身沧桑,不就步入认命的暮年了吗?

《收姜维》中一句戏文至今记忆犹新:“想当年长

阪坡有名上将,一杆枪战曹兵无人敢挡,如今你年纪迈发如霜降,怎比那姜伯约血气方刚……”血战长阪的赵子龙,老了也不过如此。这如霜的白发,就是人生的霜降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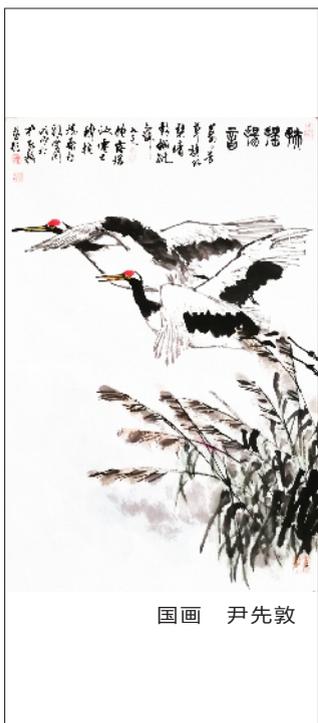
岁月染霜,人生白头。大自然对生命的影响何其相似。所以,“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?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的人生豪情,犹如凌霜盛开的菊花格外令人嘉许。“梅兰竹菊”被称四君子,人们推崇的也是其不怕风霜经寒不凋的常青风骨。于人,同样以此为贵。

“愿有岁月可回首,且以深情共白头。”霜降之后的白头岁月,若无意外,在天是柿子满树的硕果累累,在人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若有此景,也就不虚此生此名了。⑦3

(作者单位:南阳房地产业商会)



书画苑



国画 尹先敦